弘道錄/3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弘道錄

◀上一卷

卷三十五　禮　朋友之禮

下一卷▶

弘道錄卷之三十五

禮

朋友之禮

《孟子》：舜尚見帝，帝館甥於貳室。亦饗舜，迭為賓主。是為天子而友匹夫也。

錄曰：天地之氣，起于子，交會于午；帝王之運，出乎震，相見乎離。而堯之興也，以火德得天地之中數；舜之興也，以土德得天地之中氣。是乃天數五，地數五，五位相得而各有含，安在其論匹夫天子也。蓋雖同德齊聖，實天運氣數而然。後世安敢希其萬一耶。

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，聞文王作興曰：盍歸乎來，吾聞西伯善養老者。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，聞文王作興曰：盍歸乎來，吾聞西伯善養老者。天下有善養老，則仁人以為己歸矣。

錄曰：按禮几養老，有虞氏以燕禮，夏后氏以饗禮，殷人以食禮，周人備而兼用之。□五十養於鄉，六十養於國，七十養於學，達於諸侯。於是二老幡然來歸，而文王之化已不啻蹶然興矣。及武王伐紂，而二老致用，判然不同。何也。孔子曰：君子或出或處，或默或語。二人同心，其利斷金。是故鷹揚之發，援之以道也；采薇之食，存之以義也；貳心之勉，次之乎帝也；叩馬之練，奉之乎天也。蓋太公以天下為己任，伯夷以君臣為己責，然皆有以合乎天理之正，而即乎人心之安，則何鈴較其同與異乎。然則二老跡雖迥異，實則同歸，不可能岐二分也。

《禮記》：周武王踐祚三日，召師尚父而問焉，曰：黃帝顓頊之道存乎。師尚父曰：在丹書。王欲聞之，則齋矣。王齋三日端冕，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，王束面而立，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：敬勝息者吉，息勝敬者滅，義勝欲者從，欲勝義者凶。

錄曰：周武王既尊太公為師，而又號曰尚父，其事之也，可謂至矣。而其禮，王束面而立，師尚父西面，宛然師友之義，不獨堯與舜為然也。敬者，聖學始終之要也。敬勝怠，則風夜祇懼，罔敢不迪，故吉也。怠者，慢易放肆之萌也。怠勝敬，則狎侮五行，厭棄三正，故滅也。義者，裁度制事之本也。義勝欲，則不役耳目，百度惟貞，故從也。慾者，人心危殆之端也。慾勝義，則況湎冒色。力行無度，故凶也。此三皇五帝傳之乎上古，載之乎丹書。而止曰黃帝顓頊者，乃錯舉以見義，宜乎端冕致齋而後得聞也。

《詩小雅》：燕朋友之樂歌：伐木丁丁，烏鳴嚶嚶。出自幽谷，遷于喬木。嚶其鳴矣，求其友聲。相彼烏矣，猶求友聲。蚓伊人矣，不求友生。神之聽之，終和且平。

錄曰：《詩》云：烏鳴嚶嚶，而又曰：出自幽谷，遷于喬木，可見非困窮之比，寂寞之倫。猶其曰：鳳凰鳴矣，于彼高岡，皆所以喻于朝廷之上者也。然又安得而神聽之哉。古人動叉稱神明，以見無人己私意於其間，若所謂：昊天曰明，及爾出王；昊天曰旦，及爾游衍。而此君子者，仁義以為儷，道德以為鄰，心志之相許，建諸天地也。同心協力，以康王室，風夜匪懈，以事一人，肝膽之相照，質諸鬼神也。一言以出，天下同其利，一行以立，萬民共其休，而至和之澤傳於無窮，太平之美垂於永久。其不然者，則殘民害物，坏賢嫉能，朝廷天下亦壞亂隨之矣。此朋友之倫，關乎世道最切，非但爾汝之問聲諾相聞而已。

伐木許許，醑酒有莫。既有肥羜，以速諸父。寧適不來，微我弗顧。於集酒掃，陳績八簋。既有肥牡，以速諸舅。寧適不來，微我有咎。伐木于阪，釃酒有衍。籩豆有踐，

兄弟無遠。民之失德，乾餱以愆。有酒湑我，無酒酤我。坎坎鼓我，蹲蹲舞我。迨我暇矣，飲此湑矣。

錄曰：所求乎朋友，先施之未能也。古人敦篤之行每如此，安有人之不我顧者哉。故又曰：有酒清我，無酒酤我。極盡在我，無遺而已矣。宣王命尹吉甫帥師北伐，有功而歸，詩人作歌美之曰：吉甫燕喜，既多受祉。來歸自鎬，我行永久。飲御諸友，鳳鼈膾鯉。侯誰在矣，張仲孝友。

錄曰：吉甫尊為元帥，親為世臣，且懋建征伐之功，以據玁吮之難，鈐有奇謀祕計之士人#1則參謀，出則副乘，此將相之事也。而乃歸之張仲，何哉。蓋孝友者，六行之首，八刑之先。國之命官，以此保民，家之立法，以此艾後。故君牙之有政，即張仲之令猷，而吉甫之交懼，乃詩人之樂道。嗚呼。以飲御而進賢，則無驕恣放縱之意；以無鼈而為禮，安在窮奢極欲之非。一燕而三美併焉，謂之多祉，不亦宜乎。

《大雅》：賓之初筵，左右秩秩。籩豆有楚，殽核維旅。酒既和旨，飲酒孔偕。鍾鼓既設，舉疇逸逸。大侯既抗，弓矢斯張。射夫既同，獻爾發功。發彼有的，以祈爾爵。賓之初筵，溫溫其恭。其未醉止，威儀反反。曰既醉止，威儀幡幡。舍其坐遷，屢舞僊僊。其未醉止，威儀抑抑。曰既醉止，威儀秩秩。是曰既醉，不知其秩。賓既醉止，載號載呶。亂我籩豆，屢舞傲傲。是曰既醉，不知其郵。側弁之俄，屢舞僛僛。既醉而出，並受其福。醉而不出，是謂伐德。飲酒孔嘉，維其令儀。凡此飲酒，或醉或否。既立之監，或佐之史。彼醉不臧，不醉反恥。式勿從謂，無俾太怠。匪言勿言，匪由勿語。由醉之言，俾出童羖。三爵不識，矧敢多又。

錄曰：序以此為飲酒悔過而作，以愚觀衛武公史之所載，與詩之所陳，截然不同，豈其既失而後改者歟。君子曰：秦之穆公，聖人所深許也。然則歌賓筵之詩，而不知自反者，真斯人之不若歟。

《論語》：孔子曰：晏平仲善與人交，久而敬之。

錄曰：愚聞諸張子曰：晏嬰智矣，而不知仲尼，然而反稱其善。何耶。夫子之交也，道義而已矣，故惟主久而能敬。後世之交也，勢利而已矣。故一於趨以求知。然則命也者，夫子真罕言也，孰謂張子而不知耶。

璩伯玉使人於孔子，孔子與之坐而問焉，曰：夫子何為。對曰：夫子欲寡其過，而未能也。使者出，孔子曰：使乎，使乎。

錄曰：按夫子之友，衛有伯玉，齊有晏嬰，鄭有子產，皆得位得國者也。其使人於孔子，不曰通交際，達命令，乃惟以寡過為言，可以見古人之道義切磋，雖一份之使，未嘗以富貴利達而動其心，而伯玉之篤行慎德，老而不倦，人不間於其使者之言矣。

朋友之績，雖車馬，非祭肉不拜。

錄曰：人須是此意存於其中。不以此意存於其中，則有績為厚，無績為薄。充此類，雖舜受堯之天下，亦上下相通之義。苟非歸格于藝祖用特，何所施其敬耶。若以百官牛羊倉凜為重，使己僕僕，爾丞拜也。斯乃子思之所不悅，而謂舜與夫子為之乎。

《孟子》：繆公亟見於子思曰：古千乘之國以友士，何如。子思不悅曰：古之人有言曰：事之云乎，豈曰友之云乎。子思之不悅也，豈不曰：以位，則子君也，我臣也，何敢與君友也。以德，則子事我者也，奚可以與我友。千乘之右，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，而況可召乎。

錄曰：愚觀古之聖賢，以道自重，蓋不但子思為然也。曾子曰：晉楚之富，不可及也。彼以其富，我以吾仁；彼以其爵，我以吾義，吾何慄乎哉。孟子曰：在彼者，皆我所不為也，在我者，皆古之制也，吾何畏彼哉。蓋聖人道大德宏，無可不可。若賢者，道隆則從而隆，道污則從而污，不可以不慎者，觀於此而可見矣。

孟獻于百乘之家也，有友五人焉。樂正裘、牧仲，其三人，則予忘之矣。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，無獻子之家者也。此五人者，亦有獻子之家，則不與之友矣。

錄曰：一貴一賤，交情乃見，此資其勢者也。一富一貧，乃見交情，此利其有者也。故曰：權交者不久，貨交者不親。夫是而可謂之友乎。此義不明，而後富者曰驕，貧者曰諂，勢利益盛，道義益微。孟子發為是論，所以立輔仁之範，闢諛佞之門，不可以不知也。

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，雖小國之君，亦有之費。惠公曰：吾於子思，則師之矣。吾於顏班，則友之矣。王順長息，則事我者也。

錄曰：惠公之事無可考，然能辯大賢為吾師，次賢為吾友，則亦非常人矣。抑周道衰伐木廢，國君、大夫尚能崇彼抑此，師資友益，以為美談，豈非孔門道德足以感人乎。過此，蓋寥寥矣。

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，雖大國之君，亦有之。晉平公之於亥唐也，入云則入，坐云則坐，食云則食。雖蔬食菜羹，未嘗不飽，蓋不敢不飽也。

錄曰：晉平公之為君也，錮樂盈，囚叔向，耽淫蠱之疾，作廬析之官，惑以喪志，無能為已。特於賢者，尚知禮貌，恭遜之閒，進退疾徐之際，周旋執禮，儼然猶存。故君子亦不以人而廢之也。

《通鑑》：魏文侯以卜子夏、田子方為師。每過段干木，則廬必式，四方賢士多歸之。

錄曰：古之王者，尚鈴有師子夏，聖門高第，未足為辱。若田子方段干木，則吾不知也。雖然以一僭竊之後，而能知此，亦足多矣。厥後，魏侯瑩卑禮厚幣以招賢者，而孟軻亦至。區區梁國之小，而致大賢之再為國者，可不務作于前耶。惜乎，矯名干寵，富貴驕人，有禮賢之名，而無用賢之實。無惑乎，終于僭竊而已也。

孟子見梁惠王，王曰：叟不遠千里而來，亦將有以利吾國乎。孟子對曰：王何必曰利，亦有仁義而已矣。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，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。王曰：何以利吾國，大夫曰：何以利吾家，士庶人曰：何以利吾身，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。萬乘之國弑其君者，必千乘之家；千乘之國弑其君者，必百乘之家。萬取千焉，千取百焉，不為不多矣。苟為後義而先利，不奪不饜。

《史記》：燕昭王即位，卑身厚幣以招賢者，謂郭陳曰：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，孤極知燕小力少，不足以報。然誠得賢士與共思，以雪先王之恥，孤之願也。先生視可者，得身事之。郭院曰：古之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，馬已死，買其骨五百金而返。君大怒，涓人曰：馬死且買之，況生者乎。馬今至矣。不期年，而里之馬至者三。今王必欲致士，先從陳始，況賢於院者，豈遠千里哉。於是昭王為院改築宮，而師事之。由是士爭趨燕，樂毅自魏往，劇辛自趙往。昭王以樂毅為亞卿，任以國政。

錄曰：孟子之時，沈同嘗以其私問矣，未聞樂毅之名也。太史公又謂：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：何以利吾國，未嘗不廢書而嘆也。曰：嗟乎，夫子罕言利，嘗防其源也。自天子至於庶人，好利之弊，何以異哉。然則涓人馬首之說，果孰為之。是時，仁義之禍棘矣，利慾之害熾矣，孟子以其命世之才，而為超卓之論。若果二事並觀，可以見賓師之重，長老之稱，不為徒然。至於燕昭樂毅孽孽為利，仁義罔聞，其君臣之不終，端可見矣。其所謂不奪不饜，尤足垂訓。蓋其始也，出乎彼，入乎此。故其終也，出乎爾，反乎爾。然則，遺親後君，靡不然矣。此豈一魄一辛所能知乎。嗚呼，後世乃有自比之者，則其所見亦小矣哉。

《西漢書》：古之儒者，博學乎六藝之文，以立五教之典，則至治之成法。周衰，孔子之言不用而道不行。於是應聘諸侯，以苔禮行誼。七十子之徒，散遊四方，大者為師傅，小者為隋友。故子張居陳，澹臺子羽居楚，子夏居西河，子貢終於齊。及秦并天下，燔詩書，殺儒士，六學於此缺矣。陳涉之王也，魯諸儒持孔氏禮器往歸之，孔甲遂為涉博士，卒與俱死。夫涉起匹夫，歐謫戍以立號，不滿歲而亡，然而縉紳先生往焉，何也。以秦禁其業積怨，發憤於陳王也。漢高皇誅項籍，引兵圍魯，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，弦歌之音不絕，豈非聖人之遺化哉。至孝武時，公孫弘起徒步，數年位宰相封侯，於是即丞相府，起賓館，開東閣，以延賢人。其後李蔡、嚴青、翟趙、周石慶，公孫賀、劉屈氂繼之。自蔡至慶，丞相府客館丘墟而已，賀與屈筆壞以為馬廄奴婢室焉。

錄曰：吾儒於天地問，大之則繼往聖，開來學，次之亦崇治化，興太平。此禮不可一日廢也。區區陳涉亦能知之，惜乎大漢之興，不能崇重，致使賈董之徒不能張施於其間，而公孫弘掠美於其後。史故歷數興慨太息於其問者，豈盡無意歟，其所感嘆深矣。讀者詳之。

漢初有東園公、綺里季、夏黃公、角里先生。此四人者，當秦之世，避而入商雒深山，以待天下之定也。高祖聞而召之，不至。後惠帝為太子，卑辭束帛致禮，安車迎而致之。四人既至，從太子見高祖，客而敬焉。其後谷口有鄭子真，蜀有嚴君平，皆修身自保，非其服弗服，非其食弗食。成帝時，以禮聘子真，不訕而終。君平卜筮於成都，市以為卜筮賤業，而可以患眾，有邪惡非正之問，則依筮龜為言利害，與人子言依於孝，與人弟言依於順，與人臣言依於忠，各因勢導之，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。楊雄少從游學，至仕宦，數為在位顯者稱道其德。適杜陵李疆為益州牧，喜曰：吾真得嚴君平矣。雄曰：君備禮以待之，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訕也。及至蜀，致禮與相見，嘆曰：楊子雲誠知人。

錄曰：漢承秦後，始以焚書坑儒，終以輕士饅馬，幾於無士無友矣。有太子者出一卑詞求之，而峨冠博帶，彬彬都雅，復見漢廷，可見友道之不終絕與。厥後子真、君平流風餘韻，被于當時。孟子不云：其君用之，則安富尊榮。其子弟從之，則孝弟忠信。其諸若人之謂也歟。

曹參為齊相時，天下初定，悼惠王富於春秋，參盡召諸長老先生，問所以安集百姓者。膠西有蓋公，使人厚幣請之。既見，為言治道貴清爭而民自定，因推此類而具言之。參於是避正堂，舍蓋公焉，盡用其術。故相齊九年，齊國安集，大稱賢相。

錄曰：參不但相齊，以相天下，亦此道也。此可見漢代名臣尚然能自得師，不皆好臣其所教也，豈不賢於後世哉。

衛青為大將軍，諸侯皆屬焉，尊寵於群臣無二，公卿以下皆卑奉之，獨汲黯與亢禮。人或說黯曰：大將軍尊重君，不可以不拜。黯曰：以大將軍有揖，客反不重耶。大將軍聞，愈賢黯，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，遇黯加於平日。

錄曰：汲黯不拜衛青，所恃者何耶。蓋人有慾則無剛，剛則不屈於慾。几所以卑奉之者，慾也。黯惟無慾，故面折而不為過，犯義而不為辱。君且直之，而況於臣乎。或曰：黯常願出入禁闥，豈其無慾哉。夫質直好義者，達也；色取行違者，聞也。黯之行達矣。其在內也，奚以重，其在外也，奚以輕。

馬援與公孫述舊同里閘，相交善。後述稱帝成都，陳囂使援往觀，以為既至，當握手歡如平生。而述盛陳陛衛，以延援入，交拜禮畢，使出就館，更為制都布單衣、交讓冠，會百僚於宗廟中，立舊交之位，述鸞旗旋騎，蹕警就車，磬折而入，禮饗官屬甚盛。及援奉書維陽，初到，光武在宣德殿南應下但績坐迎，笑謂援曰：卿遨遊二帝問，今見卿，使人大慚。援謝曰：當今之世，非但君擇臣，臣亦擇君耳。臣與公孫述同縣，少相善。臣前至，述陛戟而後進臣。臣今遠來，陛下何知非刺客奸人，而簡易若是。帝復笑曰：卿非刺客，顧說客爾。援曰：天下反覆，盜名字者，不可勝數。今見陛下，恢廓大度，同符高祖，乃知帝王自有真矣。

錄曰：帝之簡易，不當如是耶。夫王僚重鏜專諸刺行，秦法斷兵，荊軻匕見，固不在於簡與不簡也。然則帝豈故為是哉。聲音笑貌可施於庸

品之人，開心見誠自結于豪傑之士。援之觀聽，一見次矣。惜乎，說客之言，非知援者。蓋援之擇君，出于本心。專意束方，乃其素願，初非反覆傾詐之徒也。使其君可事，則雖堂陛介然，不害其委質。使其君不可事，則雖握手歡然，不見其可親。卒之滅囂虜述，不越範圍。然則援非說客，迺德客耳，其於暫諂乎何有。

弘道錄卷之三十五竟

＃１『人』疑作『入』。